opusdei.org

第一班 Supernumerary: 1948年的學習營

1948年9月,70年前,聖施禮華為十五位男性安排了一個學習營,詳細闡述主業團Supernumerary的聖召。節錄自載於《Studia et Documenta》,2018。

2019年6月7日

摘要

主業團第一班Supernumerary,

1948年的學習營:1947年,施禮華 能夠實現期待已久創立主業團的一個 面向:接納已婚成員或希望組建家庭 的未婚人士。關鍵步驟發生在1948年 9月,那時,在獲得羅馬教廷的核准 之後,施禮華安排了一次聚會,有十 五位男士參加。這就是第一班 Supernumerary的來源。本文重點在 於介紹那些日子裡發生的事情,聖施 禮華解說了許多關於Supernumerary 的生活細節。感謝一些參與者的筆記 和見證,這篇文章於焉誕生。

聖加俾額爾工作在主業團歷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導致其決定性的發展,是於1948年9月25日至10月1日在老磨坊(西班牙的塞哥維亞市)舉行為時一周的學習營,聖施禮華向參與的十五位男士深入地解釋在主業團中作為Supernumerary的意義。

我的目的是重新回味創辦人在那一周 傳遞給他們的信息,利用我們現有的 文件,主要是那些日子裡保存的日記和參與者的個人記憶。僅限於取用主業監督團總檔案中的資料來源,其中包括本文中幾位主角的筆記,信件和個人記錄,這些資料是在1975年聖施禮華逝世之後,為他的列聖品程序可收集的。他們有二十二次的機會與單統禮華談話,儘管我們沒有他講道的完整記錄,但當時在場的人有寫下一些筆記,特別是Amadeo de Fuenmayor和Tomás Alvira,靠這些筆錄讓我們能掌握住他說話的重點。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談談那周的 背景狀況,特別是關於創辦人的工 作,如何從靈修和司法的角度去定義 Supernumerary。然後,我們再看看 學習營本身是如何進行,以及聖施禮 華在那周的講道內容。

主業團Supernumerary的聖召:

一個新現象的途徑

從1928年開始,創辦人即與各行各業 的人談到在世界中成聖的可行性,但 是,在他能夠為已婚(或其他考慮會 結婚成家)人士啟動一條特殊聖召的 道路, 並得到教會的認可, 還需要一 十年的時間。感謝教會於1947年批准 已婚人十可以實際加入主業團,試圖 「活出該機構的精神和使徒工作,並 無法律上的約束。」這意味著向前邁 出了一大步,因為它承認已婚人士, 可以按照主業團的精神在自己的狀況 裡成聖,但這對聖施禮華來說是不夠 的;他希望羅馬教廷批准,已婚人士 在未來有可能成為正式成員的資格, 但在當年是不可能實現的。

與此同時,第一班Supernumerary (Tomás Alvira, Víctor García Hoz 和 Mariano Navarro Rubio)已開始 接受主業團精神的培育。1947年11月 5日那日,所有主業團中心的主任都 收到一份說明,請求他們提供其他可 能候選人的詳細信息。並要求大家認 真專心的為這些候選人祈禱,但先不 要對他們說什麼,「因為,正如你們 所知,」該說明說:「這是一個真正 的聖召。」

於1947年12月,施禮華試圖詳細的描述Supernumerary是什麼,及他們將獲得的靈修關注。Amadeo de Fuenmayor當時在馬德里主業團的總參事會工作,協助施禮華完成了這項任務。在同月的一封信中,聖施禮華寫道:

「這些Supernumerary!我抱著多大的希望!Amadeo.透過所有你做的工作,你可以為Supernumerary編寫一個草案,就目前的情況看來,一定是相當簡陋的。對於他們的培訓計劃,也是一樣,跟我前些日子要求為獨身Numerary作的模式相同,寫篇六個月和一年的計劃現在就夠用了。從聖部已批准的內容開始,去考慮制定一些規則會是個好主意,這樣才能

在我回來時,滿足合法的民事要求。如果你能準備三到四次的講座,並前往瓦倫西亞、沙拉高薩和畢爾包等地,開始在那些地方組織核心小組,那也不錯。顯而易見的,一旦工作開始,我們就不能讓它停下來;在開始的地方,一個獨身Numerary成員應該留在那裡作主任,一個Supernumerary作秘書(記得我們稍後再談這件事),後者承擔該區的物質負擔。」

一如我們在這裡看到的,託付給 Amadeo的任務是去描述一位 Supernumerary的模樣,並向生活在 西班牙各個城市的主業團人解釋。儘 管到目前為止,使徒工作主要以學生 和年輕人為對象,但他們也需明白有 許多人是符合成為Supernumerary的 條件。

一周後·Amadeo回覆了施禮華要求 他的草案。施禮華於1947年12月18 日回信: 「致Amadeo:我看了你關於

Supernumerary的見解。就他們的義務而言,對我來說似乎不夠大膽。我下週會把你的見解還給你,並附上一些具體的評語。無論如何,我現在想說的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就是我們不是在討論某些紳士在某個特定協會中的簽署,而是在討論過一個完美和使徒生活的超然聖召。成為一位Supernumerary是天主恩賜的偉大聖寵!」

讓我們暫時停下來考慮這一段。創辦 人強調的關鍵字是聖召。

Supernumerary被召喚渡完美的生活 (使用當下的術語,我們會說,渡聖 德的生活),以及像其他平信友和司 鐸一樣的做使徒工作。聖施禮華的澄 清是很重要。由於大多數

Supernumerary來自公教進行會或其他虔誠的善會,如果他們認為加入主業團就像加入該團體一樣,會是個危險的錯誤。一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正是聖施禮華希望避免的,因為他強調

屬於主業團是一種「超然的召喚」, 而不是「某些紳士在一些特殊協會的 簽署」。

當時的教會法典教導和神學傾向於認 定全然自我付出與修道生活,或類似 的情況,都僅開放給獨身人十。然 而,對聖施禮華來說,在主業團中顯 然「僅有一個聖召」。在此沒有做比 較的意思, 主業團在這個認知上提出 了一個創新的現實,儘管在那些年 裡,教會中並不缺乏新的舉措,尋求 重新激發天主教平信徒的管道, 甚至 為他們提供特定的婚姻靈修。例如, 我們可以提到在1948年8月底到1949 年初之間形成的Cursillo Movement (基督活力運動);或者普世博愛運 動(由Chiara Lubich創立,並於 1947年獲得教區性的核准),國會議 員Igino Giordani是該會的成員。他 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也是普世博愛運 動的第一個已婚成員,並被公認為是 該運動的共同創辦人。還有Equipes Notre-Dame(聖母團隊),在Henri Caffarel神父的激勵下,於三十年代 末期開始,並於1947年發表了他們的 文獻,闡述他們的婚姻靈修。

現在回到我們的故事,在1947年聖誕節那天,聖施禮華再次寫信給馬德里:「Amadeo,回顧我們的計畫-關於Supernumerary的計畫草案。你要強調順從的重要性(如果當事人沒有得到明確的口頭許可,一個人無法屬於某個組織,並在該人的檔案中,保留文字記錄)等...」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創辦人想要強調的是,主業團的聖召是全然的自我付出,並且需要真正順從的行為。他沒有解釋他提到此規定背後的原因。因我們可以猜測他想要阻止人做過多的承諾,或者可能會陷入愚蠢的比較和嫉妒心,或者有視主業團不過是另一個組織的混淆,他們在其他組織裡,因組織的混淆,他們在其他組織裡,只需花一部分的時間在他們的虔誠活動上,而非是天主真正的召叫,需要

全心全意的奉獻。因此,尋求聖施禮 華所指的口頭許可是明智的。

1948年1月1日,他寫信給要求加入主業團作為Supernumerary的三個人:

「致Tomás, Víctor and Mariano‧願耶穌照顧我的孩子!

親愛的三位:我現在不可能給你們單獨寫信,但我1948年的這第一封信是寫給你們的。我在為你們祈禱。你們是成千上萬的後代兄弟的種子,他們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快到來。我們為耶穌基督的王國工作是多麼困難和多麼美好!」

幾天後,創辦人最後終於瞥見我們正在考慮的問題的解決方法。在1月11日至16日,歐華路和Ignacio Sallent陪伴他去了米蘭一趟,在返回羅馬的旅途中,他驚呼,「適合他們!」這是一種「新發現」,因為他突然看到如何向教廷呈現Supernumerary是「適合」全然加入主業團的成員。他

一回到羅馬就寫信給馬德里:「我正在研究整個Supernumerary的問題:會有很多美好的驚喜!我主真好! Amadeo,請告訴那三位,把我的工作託付給聖母。我保證他們一個非常大的喜悅。」

是什麼解決方案讓他驚嘆「適合他們!」?方案解釋說,

Supernumerary「只花部分的時間為機構本身服務,而在自己的家庭責任、專業或與工作相關任務中發現他們成聖和做使徒工作的方式;(...)他們與獨身Numerary生活出同樣的精神,並儘可能地生活出同樣的習俗;另外只會託付給他們與他們自己的家庭義務和公民責任相符的任務。

換句話說,與Numerary的差異在於對主業團內部工作的奉獻程度。此外,對於Supernumerary而言,聖化普通生活還包括『他們的家庭責任』,除了Numerary也聖化的專業和社會責任之外。也就是說,成為一

個Supernumerary意味著具有相同的 精神和聖召·但花費不同的時間『為 機構服務』。」

這明智的詮釋不僅僅能通過審核的程序。在我們看來,創辦人本人有接收到關於神恩重點的新啟示:聖召的統一。 1948年1月29日他給馬德里的統一。 1948年1月29日他給馬德里的納些人寫道,他對這一發現感到極端門會看清這一點。我現在只想說,你們會看清這一點。我現在只想說,你們會看清這一點。我現在只想說,也個龐大的使徒事工全景在為主業人間龐大的使徒事工全景在為主業規範,直到現在為止,似乎都是不可開;並且都合為會和靈魂服務裡,做到這一切真是太令人高興了!」

他立即開始準備將其增加到1947年團憲的章程中,並將其呈現給羅馬教廷「目的是,Numerary以及其他單身或Supernumerary無論有任何條件或職業,均可加入,並合法的與機構約定。」在申請函中,施禮華蒙席強調

說,這意味著包括自主業團開始以來即所預見的: iam a prima ipsius Instituti delinatione. 2月2日提交了申請書,一個半月後,即1948年3月18日,聖部秘書長Luca Pasetto簽名,以及副秘書Arcadio Larraona蓋印,批准施禮華提出的法規。

與此同時,聖施禮華繼續工作。2月4日,他寫信給馬德里:「我將利用這段時間在羅馬處理一切有關Supernumerary的事情:慢慢開放的管道有多寬、多深!我們需要成為聖人,每天要更好地為我們的人在智力上做好準備。我們需要有足夠的司鐸。」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創辦人採取了 進一步的措施。他安排在夏季期間, 向獨身Numerary成員解釋有關 Supernumerary和協助人的全部內 容,並在暑期選定了一個時間,正式 開始這個新階段。「在這夏天,我們 將準備Supernumerary的工作,我主 在這些人 - 這些孩子身上希求一切, 毫無疑問的將會實現! Laus Deo 讚 頌天主。」

在其他的準備工作中,為一些可能被要求成為Supernumerary的人,加上六位已經認可的人安排一個學習營。

那些參加為Supernumerary的首次 活動者

參加老磨坊活動的十五位來自各地。 居住在馬德里的人中,有四人來自 Cantabria (Manuel Peréz, Manuel Sainz de los Terreros · Ángel Santos和Pedro Zarandona); 三人 來自阿拉貢 (Tomás Alvira, Rafael Galbe和Mariano Navarro Rubio);一位來自加利西亞(Jesús Fontán);一位來自卡斯蒂利亞 (Víctor García Hoz); 一位來自安 達盧西亞 (Hermenegildo Altozano),及一位來自馬略卡島 (Juan Caldés)。另外三位來自瓦倫 西亞 (Antonio Ivars · Carlos Verdú

和Silverio Palafox),還有一位來自 畢爾包(Emiliano Amann)。他們 的專業背景也是各式各樣:有兩名海 軍軍官和另外兩名具有軍事法律背 景;三名律師和一名法官;兩名土木 工程師;一名教師,一名醫生,而名土木 藥師,一名化學家和一名建築師。 到他們往後的職業生涯,可以說他們 都是傑出的專業人士,他們在家人和 朋友身上留下基督徒的印記。其中一 些人努力為人類的進步拓展社會工 作。

在接觸主業團之前,他們大多數人都屬於公教進行會或虔敬善會(一如當時大部分的年輕天主教徒),甚至在其中擔任要務。其中五人在內戰前就已經認得聖施禮華,並參加過DYA(宿舍兼學院)的活動。其中有兩人曾是Numerary數年,由於內戰時的困難而失去聯繫。在其他三人中,有兩人參加過Ferraz宿舍的活動:一位曾住在那,第三位是Tómas Alvira,他們

在戰爭時,在馬德里遇到過聖施禮 華。

其他三位年輕的專業人士,在內戰後,透過到各個城市做的使徒活動的旅行而接觸到主業團,甚至曾要求加入當Numerary,只是他們很快地意識到,那並非他們的道路。在創辦,可以一種全新的道路,他們已經等了好出主義,有人會以一種全新的靈修指導。有人主要的靈修指導。在戰爭後已經結婚,或是受到聖施禮華的幫的時國召喚。在那裡的所有人中,只有三位不認識他。

Amadeo de Fuenmayor全程參與, 我們在下面會經常採用他日記中的記載。在日記裡,他介紹了那些參與 者,寫道:「每個答應會來的人,都 來了。他們都是成熟的男士,大多數 已經結婚,一些已經50歲了。有數位 正式的加入,成為Supernumerary, 他們都熟識並熱愛主業團,個人已經 認識了父親一段時間,或曾經上過聖拉斐爾學習圈,等等。」

多年後, Fuenmayor追念他的回憶:

「父親多麼詳細的計劃了一切,以便工作坊(學習營)能夠獲得豐碩的成果!他給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從最微小物質上的細節,到一系列實用的提示,如何更直接的解釋靈修主題;因為他決定自己負責解釋較細緻和重要的議題。」

另外還有兩個Numerary: Odón Moles 和Ignacio Orbegozo,與 Amadeo de Fuenmayor在一起,至 少花了一些時間幫忙他。還有一些資 深的主業團成員:歐華路,Pedro Casciaro(曾負責其中一次座談)和 José Luis Múzquiz神父。

創辦人接待那些參加者,就像一家之主一樣,雖然房子還沒準備完善。有些臥室有雙層床,但沒有床單或毯子,所以每個人都必須自備。

學習營如何展開

聖施禮華的講道

時間表包括:早上一個默想和講座,午餐後聚會,主業團的「教理問答」課程,了解其特定的法律及精神,以及在傍晚時刻的祈禱。之後,下午茶,接著是另一個「教理問答」,念玫瑰經和神修閱讀。晚餐後,一場聚會,最後以福音短評和良心省察結束一天。

抵達當天晚上,聖施禮華在聖堂裡給了一個講座,幫助大家做好準備。 Fuenmayor在日記中寫下這一些:

「最後,他告訴他們,在接下來的幾 天裡,他不會像今天那樣與他們交心 談話,而會嚴酷地跟他們說話,因為 他們是有信仰的人,應該理性地去考 慮他要擺在他們面前的真理的最終後 果。父親告訴他們:1)他們會去到 這裡,是出於神聖的原因,否則放棄 這麼多的職業和家庭等顧慮是毫無意 義的;2)那些世界中人,在他們的 職業和家庭中委身於天主,也是出於 祂的選擇;正如教宗所說,是一種 「神聖的召喚」;3)在這些日子 裡,他們將與天主同在,是為了成長 對祂的愛;4)一條童貞聖母的道 路。」

那些參與的人,只有在第一天保持沉默,遵照退省的模式;其他日子是學習營,合併基督徒的培訓方式、自由時間、運動、聚會等。

1948年9月26日,星期日

在他們到達的第二天,聖施禮華就以 聖召為主題講道。他說:「我們在地 上的使命是傳播天國;為了這個目 的,我們從永恆中被撿選。」Alvira 補充:「天主已經永遠地召喚了 我主已經永遠地召喚了 我本該導致傲慢,因為「天主已屈 說不該導致傲慢,因為「天主已屈尊 詩就卑,以善用祂最悽慘的僕人。」 「我對這個召喚感激不盡!」Alvira 寫道。「有這麼多純淨又善良的靈 魂·然而·祂卻在叫喚我·一塊骯髒的抹布。」

創辦人接著提到另一個主題,與其他 反思關係密切的話題:神聖父子關 係。「我們身為天主的兒子,總是一 個非常特殊的考量。作為孩子,我們 應該親近祂,愛祂,在跌倒之後再回 到祂身邊,並始終依靠祂的父愛、 到祂身邊,並始終依靠祂的父愛 的諒解。耶穌的Abba Pater,『阿 爸,父啊』是幼兒呼叫父親的表示是 這就是我們如何呼叫祂,深信祂極度 的愛我們。」

Alvira寫道:「我們應該以與自己親生父親一樣坦率自然的態度,接近天父。」

我們從日記中了解到,施禮華透過談論在世界中間成聖,試圖描繪一個全景:「親近天主,並認識祂,鄙視其他一切。榮譽和財富只不過是手段。想在世上和天上幸福,只有一個解決方案:成為神聖的;一個人越是聖潔,越是快樂。」

那天的第二個默想主題是死亡,

Fuenmayor寫道:「他說他是大聲講 出來他個人的祈禱。」創辦人的講道 是直截了當,而非繞著圈子轉的:

「如果我現在去世,我的靈魂將如何向天主交代?如果我知道自己即將死去,我會怎樣處理今天讓我擔心的事呢?」此外,Alvira還記載了下面的:

「我們每人都必會死亡。一位老主教 告訴父親,每個月他都會默想自己成 為了一具屍體,想像著大家為他舉 為了一具屍體,想像著大家為他舉 。 臨終禮儀,他的手臂和大腿慢慢麼 溫暖…然後他會想想他在擔心什會 。 他的計畫,不喜歡他的人,最終獲不 個沒有信仰的年輕工人,最終死不 神聖的恩典。他得病後不久就死,有 了 。 父親對這個年輕人說:我羨慕以我們 的之子。 我們的犧牲、 我們的善行 ,我們的犧牲、 我們的 , 大 計畫入 天主的 院在… 那天,聖施禮華講了兩堂課,解釋主 業團各方面的精神,包括規範和習 俗,以及各種人性美德。Fuemayor 寫說,這些談話令人心悅神怡,因為 「在講解許多有關主業團精神方面 時,他穿插了無數的軼事和相關之 事,以便使他們能夠完全的理解。」

聖施禮華以信仰為主題給了一個默想,並評論了聖經中某些段落,結束了這一天:

「父親談到我們如能成為有信仰的人。福音的例子:1)瞎子,當他知道基督正經過時,丟下一切,然後去尋找祂。那就是我們應該怎麼做的鎖我們應該精力充沛去打斷我們的鎖鍵,幸運的是我們並沒有。而是許多緣線把我們束縛住,阻止我們把自己戲給我主,我們要像盲人那樣求說。2)手有殘缺的人,他也接近耶穌,求地站好他。基督反過來要他自己動。並且是我們的合作,我們的行動。並且

按照我主的話去做,手則被治癒。 3) 駝背婦女:她彎著腰只能看見地 上的糞十。在世上多少人就像那樣。 但僅靠我主的臨在,使她能直立起 來,看見太陽和星星。我們也需要抬 頭。4)被詛咒的無花果樹。我主如 此的有人性,感到口渴,無花果樹看 起來很漂亮,滿是綠葉,從地上吮吸 生命,但它沒有結果;雖然不是無花 果的季節,但被祂詛咒,並立即枯 萎,因為我們應該永遠要結果實。 5) 使徒們對護守天使的信仰。聖伯 多祿從重鎖中解脫出來,當僕人進去 告訴聚在一起的宗徒說伯多祿在門 口,他們說「一定是他的天使。」主 業團是在護守天使的慶節日誕生的。 在主業團所有已經完成的任務中,天

1948年9月27日,星期一

使都是「共犯」。

第二天,聖施禮華宣講了對天國的默想。以軍隊的旗幟作為起點,或許是

受到依納爵傳統主題的啟發,他提到了各種關於基督愛的主權的態度:

父親「在早晨祈禱中評論耶穌的話: 『不隨同我的,就是反對我。』是兩 個明確劃分界線的陣營。三軍之間的 戰鬥場景;一個揮著黑色和紅色旗幟 的基督敵人,繼續呼喊著『釘死 他,』他們正在攻擊歐洲(德國,波 蘭,奧地利,匈牙利);另一個並非 真的天主教徒, 揮舞著灰色的旗幟: 然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面白旗帶 有十字架的標誌,他們想要彌補那種 狀況,活出聖詠第一篇指出的 volumus regnare Christum, 「我們 希望基督統治。」看看今天的世界地 圖是相當可怕的,但今天救贖仍在進 行。野蠻人越來越逼近的侵襲令人恐 懼。如果天主教徒不學習如何在他們 的專業工作,正式職位和家庭中心與 基督成為共同救贖者,那麼女性,無 辜的孩子,財產,都將被殘酷地踐 踏。

施禮華使用這幅遠景刺激他的聽眾去 肩負起重擔,提醒他們自己被召喚將 基督置於所有人類活動的頂峰;此 外,在他們的職業,社會和家庭責任 中與祂共同救贖。他提醒他們,他在 1931年8月7日的建基經歷:「我終於 明白了,是天主的男女以基督的教 導,在所有人類活動的頂峰,抬舉起 聖十字架。我看到我主的勝利,吸引 一切到祂自己身邊。」

Alvira在這次默想中寫下的註釋,更明確地說明天主教徒在公眾生活中。 病的後果:「救贖工作尚未完成。 行動與否是自由的;我們必須採國 動。如果我們不想體驗在其他國子 動。如果我們不想體驗在其他國子 發生過侵犯女性、孩子有影響力 也是過過最高的目標,有影響力的 也是神父遇到一位年輕的的事, 之神父問道:『你怎麼過日子的, 是神父問道:『你怎麼過日子的, 是神父問道:『你是明神父?』 年輕人回答說:『我起得很晚, 是神父問答說:『那太可的, 是神父告訴他。如果你成為中 產階級,如果你不工作,如果你害怕讓自己疲憊,而不承擔有責任的職位,或者找其他任何藉口,那你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第二個默想是關於我主的隱蔽生活。 他開始講起耶穌是如何進入這個世界 的:「沒有炫耀,沒有喧鬧或大驚小 怪。」然後他談到「三十年的隱蔽牛 活,卻只有三年的公開生活。」「主 業團以祂三十年的隱藏的生活為模 式。默觀的牛活,因為天主在我們的 內心深處。Alvira 補充:「積極或默 觀的牛活?我們的牛活是默觀的。我 們的小屋(譯註:修道人的單人屋)是 整個世界。基督在我們靈魂的中心。 為基督征服世界。我們的生活是艱難 的,充滿犧牲,及不斷的崇敬天 主。」

那天下午,聖施禮華繼續談論做為天主的工具,祂需要各種各樣的工具。 「所以遠離虛假的謙卑(我沒用,我 做不到,等等),」我們在日記中讀 到。「一個外科手術,需要精細的手術刀;要路面平坦,需要壓路機,」他說道,解釋每件工具都有它的用途。他總結:「遠離怯懦。看看我主如何揀選了十二宗徒:在他們的職業中,有些人後來甚至重操舊業。耶穌在你正在做的工作中,在你所在的地方召叫你。」

同一天,施禮華還參與了另一堂課, 他針對1947年的Decretum Laudis 「褒揚令諭」,詳細的解釋了主業團 精神的各個方面。整整兩天過去, Fuenmayor記錄:「每個人都是極度 的、難以置信的快樂。」他引用一位 在場Pedro Zarandona的話:「我以 前從未聽過父親講話,在他每次會談 結束時,我都深受感動。在彌撒時也 是如此。」日記作者想明確表示自己 並沒有被熱情左右:「我寫的任何內 容都沒有誇大其詞。這似乎令人難以 置信,但事實就是如此。我主以祂的 恩典縱容我們所有人。本週發生的

事·是祂熱愛主業團的另一個例子· 以及祂明顯的幫助我們的工作。」

1948年9月28日,星期二

他繼續評論基督受難的段落。「耶 穌,從一個法庭被拖到另一個法庭, 沉默的。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是這 麼多七嘴八舌的 - 甚至來自官方的天 主教徒,這麼多的閒話流言。戴荊棘 冠冕的驚恐時刻。祂被擊敗了。是我 的卑賤壓倒了祂。我們缺乏愛。最 後,在十字架上,孤苦伶仃,像動物 一樣被牢牢釘住。祂的內心和外在都 感受到痛苦。讓我們去找祂,把祂從 那裡放下,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

他繼續談說祈禱應該有些什麼特徵: 「首先,祈禱必須是謙卑的:在稅吏 和法利賽人之間,我們必須像前者一 樣。其次,應該是單純的,兒童般的 單純,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關於祈禱的事。堅持不懈:當聖女大 德蘭祈禱,什麼靈感也沒有時,會利 用短誦。讓我們成為有內心生活、祈 禱的人。」

Alvira關於這一點的註釋,更妥善地 反映出施禮華講道的主題:

「祈禱時的單純。一個孩子會說:耶 穌萬歲,瑪利亞萬歲,我的阿姨萬 歳。—個孩子會用手,用腳和用他整 個身體敲打他父親的門,父親打開門 時本想教訓他一頓,但看到是孩子, 就擁拘了他。這就是我們應該如何與 耶穌—同祈禱。我們應該呼求瑪利 亞,若瑟和我們的天使,好讓他們來 幫助我們。我們每天永遠不該漏掉我 們的祈禱。國家元首都有警衛站崗, 有些警衛認為這是一種榮譽,而有的 則花時間去想念他的女朋友。我們應 該把這段時間花在守衛,視祈禱為一 種榮譽,並按計劃進時去做,儘管在 半小時內,我們可能已經看了四十次 手錶。假如我們有祈禱的意向,我們 的收獲會很多。

那天最後的默想是講克己。一如他的 習慣,聖施禮華參照了不同的經文: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 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纔結出許多子 粒來。因此,我們需要克己才能豐 收。」

他繼續談論我們為了成聖,而需要征服自我:「小小的克己。肉體和感官的祈禱。如果有一位天使下來告訴我們,不需克己即可成聖,那就不是光明的天使,而是黑暗的天使。」然後他提到聖保祿,該宗徒談到要克服身體上的弱點的困難,並且使用運動的比喻來解釋基督徒生活必需的努力:

「在運動比賽中,人們為贏得獎品,會不惜辛勞。那我們呢?聖保祿說,許多人參加比賽,但只有一人獲獎。刻苦,是一種讓我們周圍的人快樂的方式(亦是我們很大的義務)。聖母很了解刻苦。讓我們試著拔出一把刺穿她的心的劍,把它插在我們自己身上。」

那天,創辦人繼續解釋主業團的特殊 法律;他專注於「Supernumerary的 義務和權利;與主業團結約的性質和 範圍。」

1948年9月29日,星期三

然後他談到了一種實施愛德的具體方式:與主業團的人友愛。他要求這種愛的表現是「真正的感情;一個兄弟的愛情,他在背後讚美他,並在必要

時面對面地糾正他。基督的活生生的榜樣,為祂的朋友拉匝祿哭泣,因憐憫他而動容;使寡婦的兒子復活。沒有虛偽的愛德:懷著愛心和犧牲。」Alvira的筆記,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短,加上:「耶穌並沒有說自己的門徒會因他們的謙卑或純潔為人所知,而是因為他們對彼此的相愛。小心你的舌頭。有些人每天都領聖體,後來卻誹謗他人的好名聲。」

在日記中我們讀到那天第二個默想是 為達成聖德所需的方法:

「面對挑戰,人們傾向於形成三個群體:不利用方法的愚蠢的人(例如,有人想要從郵局大樓的高塔下來,而不使用電梯或樓梯);另外有些只用他們個人喜歡的方式的人,他們的意願可以接受的方式;最後是那也們的意理不拒絕任何藥物的人。 對不舒服,且不拒絕任何藥物的自我不是不 對不舒服,且不拒絕任何藥物的自我不 對不是種最後的態度是我們自我不 就最合乎邏輯的結果。如果我們要忠 實地服務,我們必須利用現有唯一的 管道:祈禱,克己和工作。不這樣做是一種懦弱,會影響我們的一生。聖母,我們應該尋求她的幫助,使這些途徑為我們是愉悅和甜蜜的。一個普通,廣泛的定志:大愛。此外,小而具體的日常決策。」

在晚上,創辦人談到了小事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靈修生活的規範中,也就是,為主業團成員標出一天的虔誠行為:

「實現生活規劃,忠實於小事。我主誇講在籃子裡放了幾個小銅板的窮寡婦:我向你保證,她投進的比任何人都多。堅持不懈,虛懷若谷,像孩子一樣把自己放在母親的懷抱中,讓她抱著我們並帶著我們到處走。聖德包括認真履行我們的義務,因為聖人是由血肉而非硬紙板造成的。Isidoro Zorzano伊西多禄•索沙諾(譯註:他是最早的成員之一,1943年去世)就是個好例子;他以不凡的謙卑,在平凡的工作中獲得了聖德。」

在那天的最後一個默想中,他提到「主業團通過主任和神父為其成員提供每週的談話,以及(神修)指導;」換句話說,主業團提供必要的一切,都是為了信友在通往聖德的道路上,可充分善用並受到靈修陪伴的碩果。

1948年9月30日,星期四

施禮華最後一天給默想是在星期四, 30號。在第一個默想中,他評論好種 子和荊棘的比喻:「播種麥子的好播 種者。然後敵人以懦弱的方式撒播莠 子。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多少人撒 播雜草!他們都是懦夫,因為他們都 逃跑了。這些都是因為我主所託付田 地的雇主,沒有盡責照顧。讓我們千 萬不要成為homines dormientes睡 覺的人。」

他說,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我們需要保持警惕,偵測魔鬼微妙的誘惑:「牠不會粗製濫造地給我們一塊生肉,而是,準備精緻調味可口的東西,特別在小事上:我們必須堅強。

在同一天的晚上,他回顧主業團的歷史,特別是它所遭受的迫害,有時來自教會界內部。現在,成為一個宗教律法核准的機構,教會已經祝福了它,並以其為先例。最後他說,這也發生在人們的生活中:「疾病,喪親之痛,挫折,經濟困難,職業背叛,審判…然後,陽光普照大地。」提到耶穌和捕魚的奇蹟,有關係主業團的聖召,他指出:

「你千萬不要認為這種奉獻精神會以 某種方式傷害你的家庭生活,或經濟 利益。當伯多祿盡其所能的去捕魚, 但一無所獲,耶穌向他指出正確的地 方,立刻帶來了豐富的魚穫,而網卻 沒有破。

儘管我們在世上的工作會增加,但我們的網(工作,家庭,等)決不會破裂。」

他們在那裡的時間即將結束,聖施禮華利用最後的一個默想談到堅持不懈。他想在深夜給他們,以便他們第 二天清晨即可離開。他也告訴他們:

「許多人開始,但很少人登上山峰。 在我們的情況裡,很少人開始,但我 相信很多人會完成。天主的恩寵不會 讓我們失望。在宗徒大事錄中,我們 讀到第一班的基督徒:堅持祈禱,聖 言和擘餅。擇善而固執。讓我們在這 件事上執著,如果一扇門關閉,另一 扇門將會打開。從現在開始,讓我們 成為我們這善良美麗之母,主業團的 孩子。cor unum at anima una.一心 一意。」

參與者在老磨坊的日子的所見所聞

我們引用了許多Amadeo de Fuenmayor的印象,那位寫日記的人,記下所有參與者的喜悅和滿足,因為創辦人在他們的眼前揭開了 Supernumerary將自己獻給天主的全貌。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們對學習營不同面向的一些印象,讓許多人終身難忘。

家庭氛圍和聖施禮華的講道

這個新階段在主業團得歷史上,向 Supernumerary傳遞了主業團的父子 關係和友愛之情的精神特徵,的確是 培訓的一大挑戰,況且創辦人認為是 不可或缺的。在那段時間之前,只有 Numerary成員已經或多或少地吸收 了這些特徵。還有待觀察的是,那些 彼此花費較少的時間相處,並且不會 經常看到創辦人的人·將如何把這些 精神特徵融入他們的生活中呢。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Fuenmayor寫在 一張紙條上的滿足程度:「我禁不住 要記下來,這一周與父親見過面的三 個人: Hermenegildo (Altozano) , Juan C. (Caldés) 和 Pedro(Zarandona),他們各自分 別、自動自發地評論他們對他深厚的 感情。看到這種父子關係的精神在他 們身上植根,真是太了不起了。」他 在另一處也寫到:「真高興看到那些 三天前彼此不認識的人,現在視彼此 為老朋友,就像真正的兄弟一樣彼此 相愛。他們自己也注意到,並認為很 神奇。」

這種氛圍首先要歸功於創辦人的臨在和榜樣。多年後,Alvira回憶起:

「父親關心注意到我們每個人,並以他天生的幽默感鼓勵我們。父親所說的一切都銘刻在心,並激發起偉大的友愛精神。現在,經過多年,當我們

彼此相遇時,那份真摯的友誼提醒我們,與父親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接受教理,看到我們的靈修生活的新道路,帶給我們多少美善。」

Juan Caldés記得他「總是滿心歡喜,隨時露出笑容,有時還爆出一陣爽朗的笑聲。」他們在空閒時間踢足球,或在游泳池裡游泳,唱歌或聽音樂,在午餐和晚餐後的聚會,他們分享個人的故事和回憶。「每個人都發言,就好像在一個成員彼此相愛的家庭中,」Ivars回憶道。「直到那時,我才認得大多數的人,但似乎我和他們一直生活在一起。聚會就像一場精彩的派對。」

Juan Caldés清楚地記得創辦人:

「從他接待我們(在小聖堂旁邊的起居室)的那一刻起,口吻和氣(『這是你們的家;歡迎;這裡有些簡陋,但是用愛心準備的,』)我對某些特質感到很強烈的吸引力。後來,隨著課程的繼續,那種吸引力越來越大,

因為在每一台彌撒中,在每次默想中,你都覺得好像天主的恩寵從他身上流出,並在他的話語中傾瀉而出。」

他的印象並非是例外。多年以後,其他人也追憶起聖施禮華的講道:「他通常會評論福音的一段話,」 Antonio Ivars說道,「你不可能絲毫的分心。他似乎針對著每一個人說話。他慣用單數,經常說『你和我』,而不是指整個群組。」

聖召的全景

聖施禮華依靠對Numerary多年來一直在做的數週的培訓經驗。但是這個學習營需要進行相當多的調整,並全面掌握只有創辦人擁有與Supernumerary相關的特質。從參與者的證詞看來,他們都獲得響亮而清晰的信息。例如,Ángel Santos記錄了他在那一周聽到的理念。今天再來閱讀它,可以很合適地總結一個Supernumerary的基本特徵:

「聖化我們平凡的工作,尋求充實圓 滿的基督徒生活。誘過我們的內心生 活,和履行基督徒的普通職責,從內 部使世界成聖:在我們的日常工作 中,以自然的心態默觀;實踐包含我 們整個存在的友誼和信心的使徒工 作,並將友誼提升到愛德的高峰;成 為和平的播種者,把我們生活的所在 轉化為明亮喜悅的家園。這一切都是 嚴格的個人責任 - 沒有代表任何人的 野心,沒有任何神職至上的傾向 - 狺 是一個成熟平信徒的特徵。遠非修道 者的聖召,而是純為教會服務。為 此,我們向前邁進,依賴適合的教理 培育,神修指導,兄弟間的溫情和鼓 勵個人的主動積極。」

對一些人來說,這個願景是一樁新鮮的事。那時他們已經或多或少地認知 創辦人的觀念,即使那些先前不認識 他的人,或是到那周為止,關乎到一 個Supernumerary的生活,從未有人 有這樣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觀念。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參與的人多年來一直認真地信奉自己的信仰,而且有幾位在平信友的使徒工作非常活躍。 儘管如此,Mariano Navarro Rubio 寫下他在老磨坊度過那些日子的意 義:

「我一貫的思維方式,出於公教進行 會的早期鍛鍊,已接觸到這些想法, 但對我來說,它們似乎是過於積極的 新奇,就我一直理解的信仰意譯而 言。父親以毫無置疑的堅持,不斷地 談論聖化平凡工作 - 關鍵的理念; ad fidem - 與外教人做使徒工作,像跟 新教徒和猶太人做朋友,在那時代看 起來有點怪異;微笑的神修主義;以 及在世界中過點觀生活,是另一個異 想天開的看法。這一切聽起都好像是 宗教復興,像活在榮耀中。這個獨特 的震撼,讓我們看到和以前一模一樣 的一切,但角度卻大不一樣。他創造 了一個既嚴苛又樂觀的願景,談到平 信徒成聖的召喚,而在其他任何地 方,我們都被視為一等的天主教徒。

從信仰的光照下,特別是在婚姻生活中,可看到一種新的豐裕,直到那時,我過去從未想過,我猜對其他人也有同感。」

對一個人的聖召說「是」

根據我們的見證,他們都清楚地看到 主業團不是基於暫世的情況而成立的 組織。從創辦人的解釋看來,他們非 常清楚這是相當不同的。Antonio lvars寫道:

主業團非常的年輕,並且發展迅速。 有一句短語「流水終會穿過」寫在配 餐室間的一塊小牌子上,另在一個走 廊裡的小噴泉上寫著inter medium montium pertransibunt aquae,

「流水終會穿過山嶺。」主業團渴望 成為社會血管中的一針靜脈注射。整 個關鍵在於unum neccesarium「惟 有一件是需要的」:個人的聖德,每 個人在自己的崗位和工作上,追求完 美,為了天主的榮耀,忘記自己,不 喧嘩惹人注意。」 Juan Caldés記下施禮華的話:「『你會看到美好的事物。』但總是個『天主的禮物』,是祂慈愛眷顧的保證。」「透過他的評論,」Carlos Verdú回憶,「父親以極大的信德對我們講述主業團未來的事項和發展。他談到這些事情時,滿懷把握,留給我們一個他看到一切都已成為現實的印象。」

「那是」,Ivars補充說,「對每個人都具有決定性的一周。一切都很清晰而單純。尤其合乎邏輯和明智。我們保持原樣,繼續做同樣的事情,但從此朝向瞄準一個目標:個人的聖德。我們聽到了這些光芒萬丈的話:「你的生活將成為一本充滿愛情與冒險的美麗小說。」多年後,很多年後,我們看到一切美夢都成真了。」

Ángel Santos記得,在最後的幾天,「父親跟我們每個人單獨的沿著穿過老磨坊的小溪漫步。我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感激他給予我的奇妙禮物:以我

身為百姓和普通基督徒的公民身份, 能夠屬於主業團,同時將我的生命獻 給天主。」

Manuel Pérez Sánchez也記得聖施禮華對他說的話,其中包括:「你完全自由的讓我知道你的心性;我不會絲毫的強迫你。如果你還沒準備好,坦率地告訴我;不要為我而加入。無論你是否願意成為一名

Supernumerary,我都永遠一樣的愛你。」來自瓦倫西亞的醫生Silverio Palafox記得他與創辦人的聊天:

「他緊緊地但輕柔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感到十分驚訝,他不僅知道有關我 的事,還有關我非常感興趣的『不尋 常』的事,而且大多數人對那些一無 所知,或有誤解,甚至擔心而不去面 對:生命的起源,進化,性和思想的 生物學基礎,衛生,自然醫學,等。

有兩件事情深刻留在我的記憶中:一 是:『感謝天主給你這個做醫生的職 業召喚,作為你幫助自己兄弟跟隨他 自己召喚的鼓勵。』另一個是:『這 令我很快樂,以你極大的虔誠,審慎 和栽培,以及你的教理可啟迪馬克思 主義,共濟會,唯物主義掌握的一 主題…』他講了一個幽默的例子: 『如果我有一個鬥牛士的兒子,也會 帶給我很大的喜樂;但我不能告訴某 人要成為鬥牛士,所以我可以吹嘘主 業團中有鬥牛士。每個人都得做他想 做的事。」

Pedro Zarandona也還清楚地記得

「沿著穿過老磨坊的小溪漫步,附近 有些古老的松樹林。在一次自然而親 密的交談中,他不時以信賴我的姿 態,抓住我的手臂,他滿懷信心和對 天主的愛的口氣跟我講解:在世界的 中委身的奇妙聖召,聖化工作和每天 的平凡事物。這些話確認了我幾個月 前曾要求加入主業團的決定。」

那些日子的日記這樣的結束:「這一 周即將告一段落,它一直牢牢地停留 在我們的腦海中,就像一個美夢,一 個真正的夢想。我主已經顯示給我們 嶄新的視野,使我們充滿喜樂和幸 福。他們將回返家中,繼續做他們的 工作,繼續過他們同樣的生活,但有 明確的目的,神聖的夢想和成聖的召 喚。」

結論

根據所看到的文件和見證,我們可以 做出一些結論。首先,創辦人成功地 向與會者傳達了主業團中

Supernumerary的基本理念:這是一種在世界上成聖的召喚。在1948年,這種說法是會使人驚訝的,即使是對那些從前就認識聖施禮華,並且熟悉主業團精神的人。每個人都知道婚姻狀況與深刻的基督徒生活並非是不相容的,但是從聖召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名詞在當時和現在所暗示的一切都是嶄新的。

這新發現在那一群人裡產生了巨大的 喜悅和驚訝。他們是那些想要把自己 獻給天主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曾嘗 試那樣做,或曾經考慮過成為神父或 Numerary,後來意識到那是不適合 他們。現在終於,他們找到了自己的 聖召路徑。

據我們所知,他對那群已婚或計劃組建家庭的人的信息,與他對那些希望過獨身生活聖召的男女的信息,沒地麼不同。度默觀生活佔有首要地位;聖化工作和世界的現實;的重量,沒與暫世的挑戰;沒望盡可能也會服務;如果天主呼出他們大大主,也會與有聲望的職位,也不知過,也可以是他一直宣講的主題。 如數面言之,他並沒有為 如果不可以們害的, 如此,換而言之,他並沒有為 如果不可以們害的, 如此,換而言之,他並沒有為 如果不可以們害的, 如此,換而言之,他並沒有為 如果不可以們害的,

參與者的小傳顯示給我們,他們林林 總總的背景,出生地和先前認識主業 團的程度。與此同時,我們可以也看 到一些共同的特徵:他們都受過大學 教育,或者,其中兩人是海軍軍官。 他們都有專業,有些甚至成功地成為

西班牙科學、政治、文化或經濟界的 知名人十。其中有幾位因參與社會創 新活動而受到關注。至於他們的政治 傾向或隸屬黨派,我們看到的文件都 沒有註明這一點,最主要的因素是因 為主業團避免就這些問題徵求詢問人 們的意見,以尊重他們的自由。我們 知道其中一些人,例如Fontán非常接 近佛朗哥,Navarro Rubio成為該政 權的部長,儘管他通常被視為天主教 的「技術官僚」,而Altozano則主張 君主制。我們可以假設其他人,或多 或少都持有當時西班牙天主教徒共同 的觀點,他們也曾經歷過西班牙內戰 (1936-1939), 曾支持過國民軍。

自1928年10月2日以來,二十年已經過去,創辦人能夠根據那些年的創辦神恩和他自己的經驗,實際思考Supernumerary決定性的視野,是他在那些日子裡傳遞給他們主要的訊息。幾個月之後,都記載在聖加俾額爾工作指令裡。從那時起,主業團的這部分以明確的方向開始拓展:1950

年初,主業團有2404名男性和550名 女性成員,其中有519名男性 Supernumerary和163名女性 Supernumerary。

作者: Luis Cano

(© Studia et Documenta)

《Studia et Documenta》的文章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1948nian-di-yi-pi-supernumeraryyan-xi-hui/ (2025年11月20日)